

喻世明言



I242.3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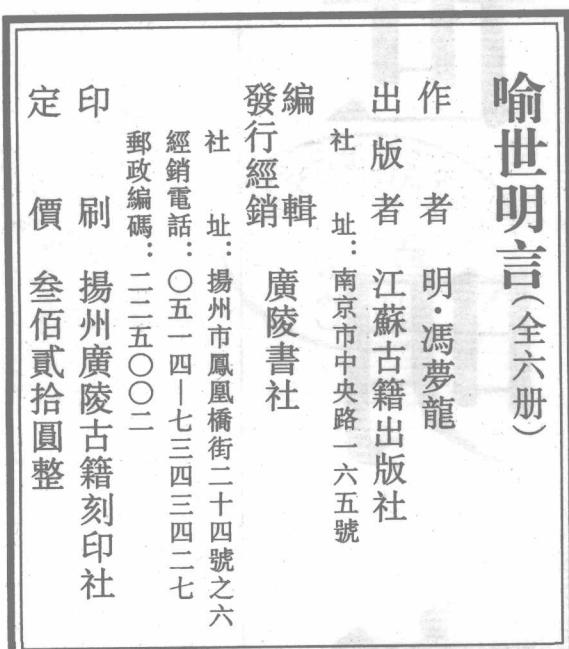
明·馮夢龍 編

喻世明言

江蘇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喻世明言 / (明) 馮夢龍撰. - 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1.9
ISBN 7-80643-496-8
I . 喻… II . 馮… III . 話本小說 - 中國 - 明代
IV . 1242.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1)第 052817 號



2001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7-80643-496-8/I·138

ISBN 7-80643-496-8



9 787806 434963 >

出版說明

《喻世明言》，明馮夢龍纂輯，宋元明話本小說選集，與《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稱『三言』。本書是『三言』中的第一種。

《喻世明言》初版本名為《古今小說》，全稱《全像古今小說》。後重印改名為《喻世明言》。為與『三言』其他作品書名相配，我社此次出版，也用此名。

全書四十卷，每卷一篇，共四十篇。它和《通言》、《恒言》一樣，為宋元明話本小說。作品題材廣泛，內容複雜。有對封建官僚醜惡的譴責和對正直官吏德行的贊揚，有對友誼、愛情的歌頌和對背信棄義負心行為的斥責。更有不少作品描寫了市井之民的生活。可以說是寫盡了當時社會『千奇百怪事』、『各式各樣人』，再現了宋元明市井萬象。本書是具有現實主義的通俗小說，是宋元明時代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同時也是一個時代的文學象徵，顯示了中國古代民間文學的水平。全書大多數作品故事完整、情節曲折，摹擬人情世態真實、刻劃人物傳神，給後人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人物形像和雅俗共賞的奇篇。

現存《古今小說》主要有兩種較完整的版本：一為天許齋本；一為衍慶堂本。前者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原刻本，也是通行本。我社以明天許齋本為主要底本，參考衍慶堂本和《今古奇觀》有關篇目對校，凡漫漶處以「□」號代替。本社此次出版獨具特色的線裝本，繁體豎排，宣紙精印，足本珍藏。

目錄

第一卷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一
第二卷	陳御史巧勘金釵鉗	二五
第三卷	新橋市韓五賣春情	四一
第四卷	閒雲菴阮三償冤債	五二
第五卷	窮馬周遭際賣餽姬	六二
第六卷	葛令公生遺弄珠兒	六八
第七卷	羊角哀捨命全交	七四
第八卷	吳保安弃家贖友	七九
第九卷	裴晉公義還原配	八八
第十卷	滕大尹鬼斷家私	九五
第十一卷	趙伯昇茶肆遇仁宗	一〇八
第十二卷	衆名姬春風吊柳七	一一五
第十三卷	張道陵七試趙昇	一二三
第十四卷	陳希夷四辭朝命	一三三

第十五卷	史弘肇龍虎君臣會	一四〇
第十六卷	范巨卿鷄黍死生交	一五六
第十七卷	單符郎全州佳偶	一六一
第十八卷	楊八老越國奇逢	一六八
第十九卷	楊謙之客舫遇俠僧	一七八
第二十卷	陳從善梅嶺失渾家	一八八
第二十一卷	臨安里錢婆留發迹	一九六
第二十二卷	木綿菴鄭虎臣報冤	二一五
第二十三卷	張舜美燈宵得麗女	二三四
第二十四卷	楊思溫燕山逢故人	二四一
第二十五卷	晏平仲二桃殺三士	二五二
第二十六卷	沈小官一鳥害七命	二五七
第二十七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二六五
第二十八卷	李秀卿義結黃貞女	二七三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	二八〇
第三十卷	明悟禪師趕五戒	二八九

第三十一卷 鬧陰司司馬貌斷獄

三〇〇

第三十二卷 游酆都胡母迪吟詩

三一一

第三十三卷 張古老種瓜娶文女

三一九

第三十四卷 李公子救蛇獲稱心

三二九

第三十五卷 簡帖僧巧騙皇甫妻

三三五

第三十六卷 宋四公大鬧禁魂張

三四四

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歸極樂

三六一

第三十八卷 任孝子烈性為神

三七五

第三十九卷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三八六

第四十卷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

四〇三

第一卷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仕至千鍾非貴，年過七十常稀。浮名身後有誰知？萬事空花游戲。
休逞少年狂蕩，莫貪花酒便宜。脫離煩惱和是非，隨分安閑得意。

這首詞，名為《西江月》，是勸人安分守己，隨緣作樂，莫為『酒』、『色』、『財』、『氣』四字，損却精神，虧了行止。求快活時非快活，得便宜處失便宜。說起那四字中，總到不得那『色』字利害。眼是情媒，心為欲種。起手時，牽腸挂肚；過後去，喪魄銷魂。假如墻花路柳，偶然適興，無損於事；若是生心設計，敗俗傷風，只圖自己一時歡樂，却不顧他人
的百年恩義——假如你有嬌妻愛妾，別人調戲上了，你心下如何？古人有四句道得好：

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差移。
我不淫人婦，人不淫我妻。

看官，則今日聽我說《珍珠衫》這套詞話，可見果報不爽，好教少年子弟做個榜樣。

話中單表一人，姓蔣名德，小字興哥，乃湖廣襄陽府棗陽縣人氏。父親叫做蔣世澤，從小走熟廣東做客買賣。因為喪了妻房羅氏，止遺下這興哥，年方九歲，別無男女。這蔣世澤割捨不下，又絕不得廣東的衣食道路，千思百計，無可奈何，只得帶那九歲的孩子同行作伴，就教他學些乖巧。這孩子雖則年小，生得：

眉清目秀，齒白唇紅。行步端莊，言辭敏捷。聰明賽過讀書家，伶俐不輸長大漢。人人喚做粉孩兒，個個羨他無價寶。

蔣世澤怕人妒忌，一路上不說是嫡親兒子，只說是內侄羅小官人。原來羅家也是走廣東的，蔣家只走得一代，羅家到走過三代了。那邊客店牙行，都與羅家世代相識，如自己親眷一般。這蔣世澤做客，起頭也還是丈人羅公領他走起的；因羅家近來屢次遭了屈官司，家道消乏，好幾年不曾走動。這些客店牙行見了蔣世澤，那一邊不動問羅家消息，好生牽挂！今番見蔣世澤帶個孩子到來，問知是羅家小官人，且是生得十分清秀，應對聰明，想着他祖父三輩交情，如今又是第四輩了，那一個不歡喜。

閑話休題。却說蔣興哥跟隨父親做客，走了幾遍，學得伶俐乖巧，

生意行中，百般都會，父親也喜不自勝。何期到一十七歲上，父親一病身亡。且喜剛在家中，還不做客途之鬼。興哥哭了一場，免不得揩乾泪眼，整理大事。殯殮之外，做些功德超度，自不必說。七七四十九日內，内外宗親，都來吊孝。本縣有個王公，正是興哥的新岳丈，也來上門祭奠，少不得蔣門親戚陪侍敘話。中間說起：興哥少年老成，這般大事，虧他獨力支持。因話隨話間，就有人攢掇道：『王老親翁，如今令愛也長成了，何不乘凶完配，教他夫婦作伴，也好過日？』王公未肯應承，當日相別去了。衆親戚等安葬事畢，又去攢掇興哥。興哥初時也不肯，却被攢掇了幾番，自想孤身無伴，只得應允。央原媒人往王家去說，王公只是推辭，說道：『我家也要備些薄薄妝奩，一時如何來得？況且孝未期年，於禮有礙。便要成親，且待小祥之後再議。』媒人回話，興哥見他說得正理，也不相強。

光陰如箭，不覺周年已到。興哥祭過了父親靈位，換去粗麻衣服，再央媒人王家去說，方纔依允。不隔幾日，六禮完備，娶了新婦進門。有《西江月》為證：

孝幕翻成紅幕，色衣換去麻衣。畫樓結彩燭光輝，合巹花筵

齊備。那羨妝奩富盛，難求麗色嬌妻。今宵雲雨足歡娛，來日人稱恭喜。

說這新婦是王公最幼之女，小名喚做三大兒；因他是七月七日生的，又喚做三巧兒。王公先前嫁過的兩個女兒，都是出色標致的。棗陽縣中，人人稱羨，造出四句口號，道是：

天下婦人多，王家美色寡。

有人娶着他，勝似為駙馬。

常言道：『做買賣不着，只一時；討老婆不着，是一世。』若干官宦大戶人家，單揀門戶相當，或是貪他嫁資豐厚，不分皂白，定了親事。後來娶下一房奇醜的媳婦，十親九眷面前，出來相見，做公婆的好沒意思。又且丈夫心下不喜，未免私房走野。偏是醜婦極會管老公，若是一般見識的，便要反目；若使顧惜體面，讓他一兩遍，他就做大起來。有此數般不妙，所以蔣世澤聞知王公慣生得好女兒，從小便送過財禮，定下他幼女與兒子為婚。今日娶過門來，果然嬌姿艷質，說起來，比他兩個姐兒加倍標致。正是：

吳宮西子不如，楚國南威難賽。若比水月觀音，一樣燒香禮

拜。

蔣興哥人才本自齊整，又娶得這房美色的渾家，分明是一對玉人，良工琢就，男歡女愛，比別個夫妻更勝十分。三朝之後，依先換了些淺色衣服，只推制中，不與外事，專在樓上與渾家成雙捉對，朝暮取樂。真個行坐不離，夢魂作伴。自古苦日難熬，歡時易過，暑往寒來，早已孝服完滿。起靈除孝，不在話下。

興哥一日間想起父親存日廣東生理，如今擔閣三年有餘了，那邊還放下許多客帳，不曾取得。夜間與渾家商議，欲要去走一遭。渾家初時也答應道『該去』，後來說到許多路程，恩愛夫妻，何忍分離？不覺兩泪交流。興哥也自割捨不得，兩下淒慘一場，又丟開了。如此已非一次。

光陰荏苒，不覺又捱過了二年。那時興哥決意要行，瞞過了渾家，在外面暗暗收拾行李。揀了個上吉的日期，五日前方對渾家說知，道：『常言「坐吃山空」，我夫妻兩口，也要成家立業，終不然拋了這行衣食道路？如今這二月天氣，不寒不暖，不上路更待何時？』渾家料是留他不住了，只得問道：『丈夫此去幾時可回？』興哥道：『我這番

出外，甚不得已，好歹一年便回，寧可第二遍多去幾時罷了。』渾家指着樓前一棵椿樹道：『明年此樹發芽，便盼着官人回也。』說罷，泪下如雨。興哥把衣袖替他揩拭，不覺自己眼泪也挂下來。兩下裏怨離惜別，分外恩情，一言難盡。

到第五日，夫婦兩個啼啼哭哭，說了一夜的說話，索性不睡了。五更時分，興哥便起身收拾，將祖遺下的珍珠細軟，都交付與渾家收管。自己只帶得本錢銀兩、帳目底本及隨身衣服、鋪陳之類。又有預備下送禮的人事，都裝疊得停當。原有兩房家人，只帶一個後生些的去；留一個老成的在家，聽渾家使喚，買辦日用。兩個婆娘，專管厨下。又有兩個丫頭，一個叫晴雲，一個叫暖雪，專在樓中伏侍，不許遠離。吩咐停當了，對渾家說道：『娘子耐心度日。地方輕薄子弟不少，你又生得美貌，莫在門前窺瞰，招風攬火。』渾家道：『官人放心，早去早回。』兩下掩淚而別。正是：

世上萬般哀苦事，無非死別與生離。

興哥上路，心中只想着渾家，整日的不瞅不睬。不一日，到了廣東地方，下了客店。這夥舊時相識都來會面，興哥送了些人事，排家的治

酒接風，一連半月、二十日，不得空閑。興哥在家時，原是淘虛了的身子，一路受些勞碌，到此未免飲食不節，得了個瘧疾，一夏不好，秋間轉成水痢。每日請醫切脉，服藥調治，直至到秋盡，方得安痊。把買賣都擔閣了，眼見得一年回去不成。正是：

只為蠅頭微利，拋却鴛被良緣。

興哥雖然想家，到得日久，索性把念頭放慢了。

不題興哥做客之事，且說這裏渾家王三巧兒，自從那日丈夫分付了，果然數月之內，目不窺戶，足不下樓。光陰似箭，不覺殘年將盡，家家戶戶，鬧轟轟的暖火盆，放爆竹，吃合家歡耍子。三巧兒觸景傷情思想丈夫，這一夜好生淒楚！正合古人的四句詩，道是：

臘盡愁難盡，春歸人未歸。

朝來嗔寂寞，不肯試新衣。

明日正月初一日，是個歲朝。晴雲、煖雪兩個丫頭，一力勸主母在前樓去看看街坊景象。原來蔣家住宅前後通連的兩帶樓房，第一帶臨着大街，第二帶方做臥室，三巧兒閑常只在第二帶中坐卧。這一日被丫頭們攔擋不過，只得從邊廂裏走過前樓，分付推開窗子，把簾兒放下，三

口兒在簾內觀看。這日街坊上好不鬧雜！三巧兒道：『多少東行西走的人，偏沒個賣卦先生在內；若有時，喚他來卜問官人消息也好。』晴雲道：『今日是歲朝，人人要閑耍的，那個出來賣卦？』暖雪叫道：『娘限在我兩個身上，五日內包喚一個來占卦便了。』

到初四日早飯過後，暖雪下樓小解，忽聽得街上噹噹的敲響。響的這件東西，喚做『報君知』，是瞎子賣卦的行頭。暖雪等不及解完，慌忙撿了褲腰，跑出門外，叫住了瞎先生，撥轉腳頭一口氣跑上樓來，報知主母。三巧兒分付：喚在樓下坐啓內坐着。討他課錢，通陳過了，走下樓梯，聽得熱鬧，也都跑將來了，替主母傳語道：『這卦是問行人的。』瞎娘，聽得熱鬧，也都跑將來了，替主母傳語道：『這卦是問行人的。』瞎先生道：『可是妻問夫麼？』婆娘道：『正是。』先生道：『青龍治世，財爻發動；若是妻問夫，行人在半途，金帛千箱有，風波一點無。青龍屬木，木旺於春，立春前後，已動身了。月盡月初，必然回家，更兼十分財采。』三巧兒叫買辦的，把三分銀子打發他去，歡天喜地，上樓去了。真所謂『望梅止渴』，『畫餅充飢』。

大凡人不做指望，到也不在心上；一做指望，便痴心妄想，時刻

難過。三巧兒只為信了賣卦先生之語，一心只想丈夫回來，從此時常走向前樓，在簾內東張西望。直到二月初旬，椿樹抽芽，不見些兒動靜。三巧兒思想丈夫臨行之約，愈加心慌，一日幾遍，向外探望。也是合當有事，遇着這個俊俏後生。正是：

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

這個俊俏後生是誰？原來不是本地，是徽州新安縣人氏，姓陳名商，小名叫做大喜哥，後來改口呼為大郎。年方二十四歲，且是生得一表人物，雖勝不得宋玉、潘安，也不在兩人之下。這大郎也是父母雙亡，湊了二三千金本錢，來走襄陽販糴些米豆之類，每年常走一遍。他下處自在城外，偶然這日進城來，要到大市街汪朝奉典鋪中問個家信。那典鋪正在蔣家對門，因此經過。你道怎生打扮？頭上帶一頂蘇樣的百柱鬟帽，身上穿一件魚肚白的湖紗道袍，又恰好與蔣興哥平昔穿着相像。三巧兒遠遠瞧見，只道是他丈夫回了，揭開簾子，定睛而看。陳大郎抬頭，望見樓上一個年少的美婦人，目不轉睛的，只道心上歡喜了他，也對着樓上丟個眼色。誰知兩個都錯認了。三巧兒見不是丈夫，羞得兩頰通紅，忙忙把窗兒拽轉，跑在後樓，靠着床沿上坐地，